

澳门赛马最后一天：由盛而衰至完场，赛马史里迷途的人和马

家乡隆江没有马跑，失业的马伕现在只想赢多两注，往后最多“返乡下耕田”。



澳门最后赛马日的前一天，马房内马伕牵著一只马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端传媒特约记者马碧玉 发自澳门

刊登于 2024-04-05

[#马会](#) [#赛马](#) [#澳门赌业](#) [#澳门经济](#) [#澳门](#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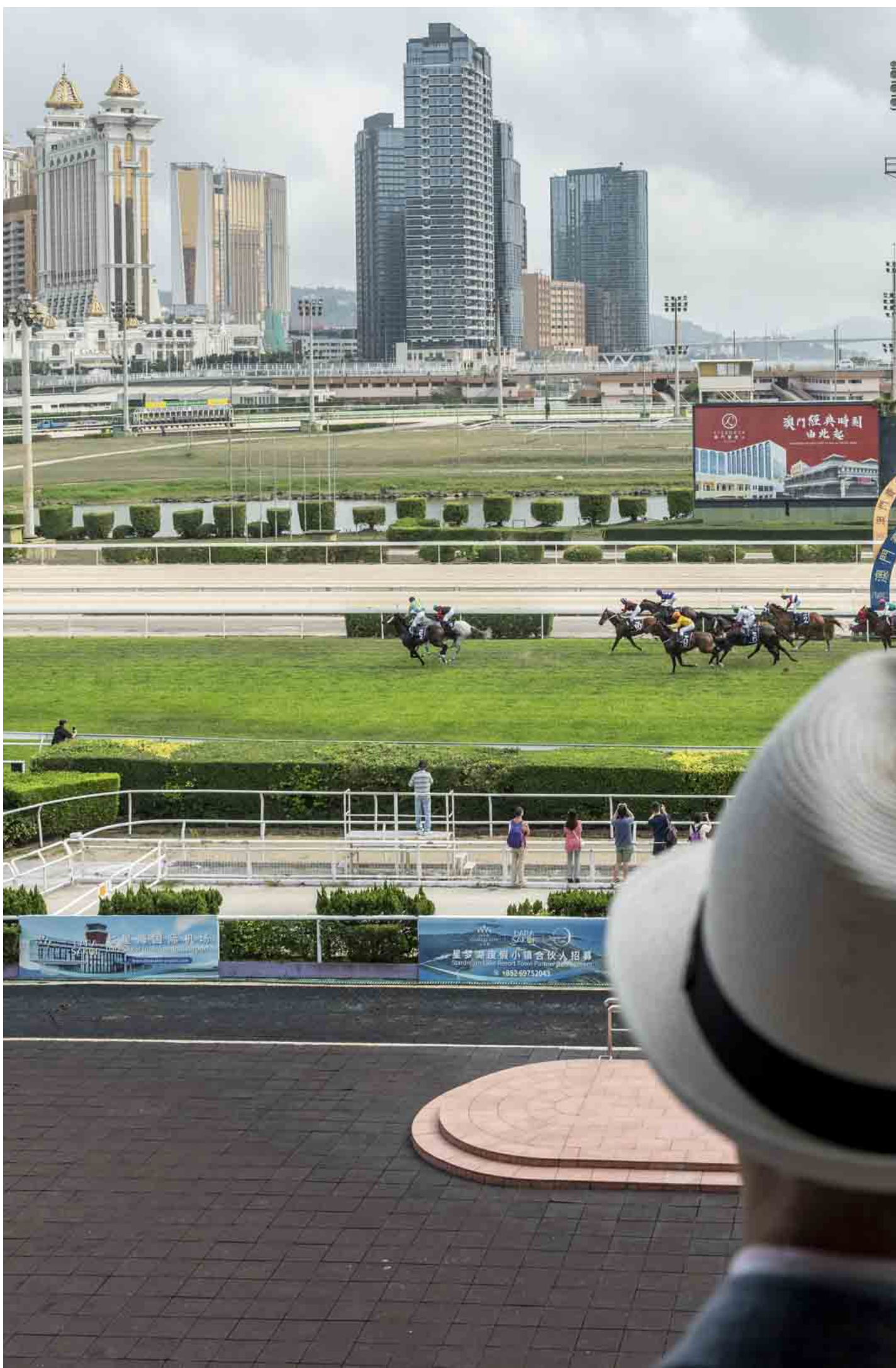


澳门赛马会最后一个的赛马日，马场外罕有地筑起长长人龙入场观赛，场内的马迷埋头“刨马经”，全神贯注地看著前方的赛事。站在看台上，马主谭伟霖穿著雾蓝色西装外套，搭配白色西裤，缓缓地说：“已经有十年没见过马场这么多人了。”

2024年3月30日，马会举行了14场赛事，共有8场草地赛和6场沙地赛。不少市民、马迷和游客慕名前来马场见证打卡，亦有市民带长镜头拍摄马会的“最后一天”，观众席约有七成满座，现场气氛热闹。在一片喧闹之中，数十个公众投注窗口只有约10个开放，填划过的彩票散落一地，瓷砖裂开散落在路旁，就连赛马会大门的门牌也被锈迹掩盖了大半。

谭伟霖自1991年起开始接触赛马，在尝过赢马的滋味后便对马著了迷。他说自己不爱赌马，只爱养马，30多年来，他在澳门养了至少上百匹马，也在马会拉过无数次头马，经历不少辉煌时刻。现在马会结束了，他将要送他的八匹马离开澳门，到马来西亚和香港出赛。

在赛场上，马不知道自己将要献上可能是生涯中的最后一跑——这天过后，澳门赛马将继赛狗后步入历史。马主、练马师和马伕正在为生计和去向发愁，澳门博彩业前景在近年政府政策下亦未明。与此同时，马将被转手出售，又或是流落在不同的牧场，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。



2024年3月30日，澳门赛马会最后一个的赛马日，马主谭伟霖在会员席上观看赛事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有迹可寻的衰落

2024年初，接到练马师和朋友的讯息后，78岁的谭伟霖连忙上网查找澳门赛马宣布结束的新闻。看过记者会，他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。

1月15日的记者会上，澳门赛马会宣布因为经营困难及“赛马活动无法迎合现时社会的发展需求”，将在2024年4月1日停办所有赛事，并与澳门政府就专营合同解约。马会表示累积亏损超过25亿澳门元，强调一直坚持“博彩多元化”、“马照跑”，惟赛马日渐式微，加上疫情打击，须作出艰难决定。

谭伟霖在马会养了八匹马，其中四匹是因名字中带有“天”字——“天从人愿”、“顺天应时”、“福运天成”和“飞龙在天”——他笑称是“四大天王”。他既担心又难过，四大天王仍能跑能跳，澳门赛马的结束令他措手不及。

对于马会结束，谭伟霖虽然一直隐约有预感，但却没想到来得这样快。对他来说，养马是兴趣，更是习惯。他几乎每星期都会到马房看他的马儿晨操，闲时会到马房喂马、看牠们游泳。谭伟霖看著他的马在沙地打滚，说他的马最爱这样玩，“就像带小朋友到儿童乐园一样，这样就是很开心。”

“这只钟意同你玩，会咬人的，这只又是很犀利，牠今季已经赢三次了……这只就最年轻，但牠未成熟，可能长大后会有更好表现。”谭伟霖摸了摸他的“飞龙在天”，说养马要学会摸清马的脾性，才能对症下药，训练牠的斗心。

在这几年间，谭伟霖曾听过不少流言说马会可能撑不过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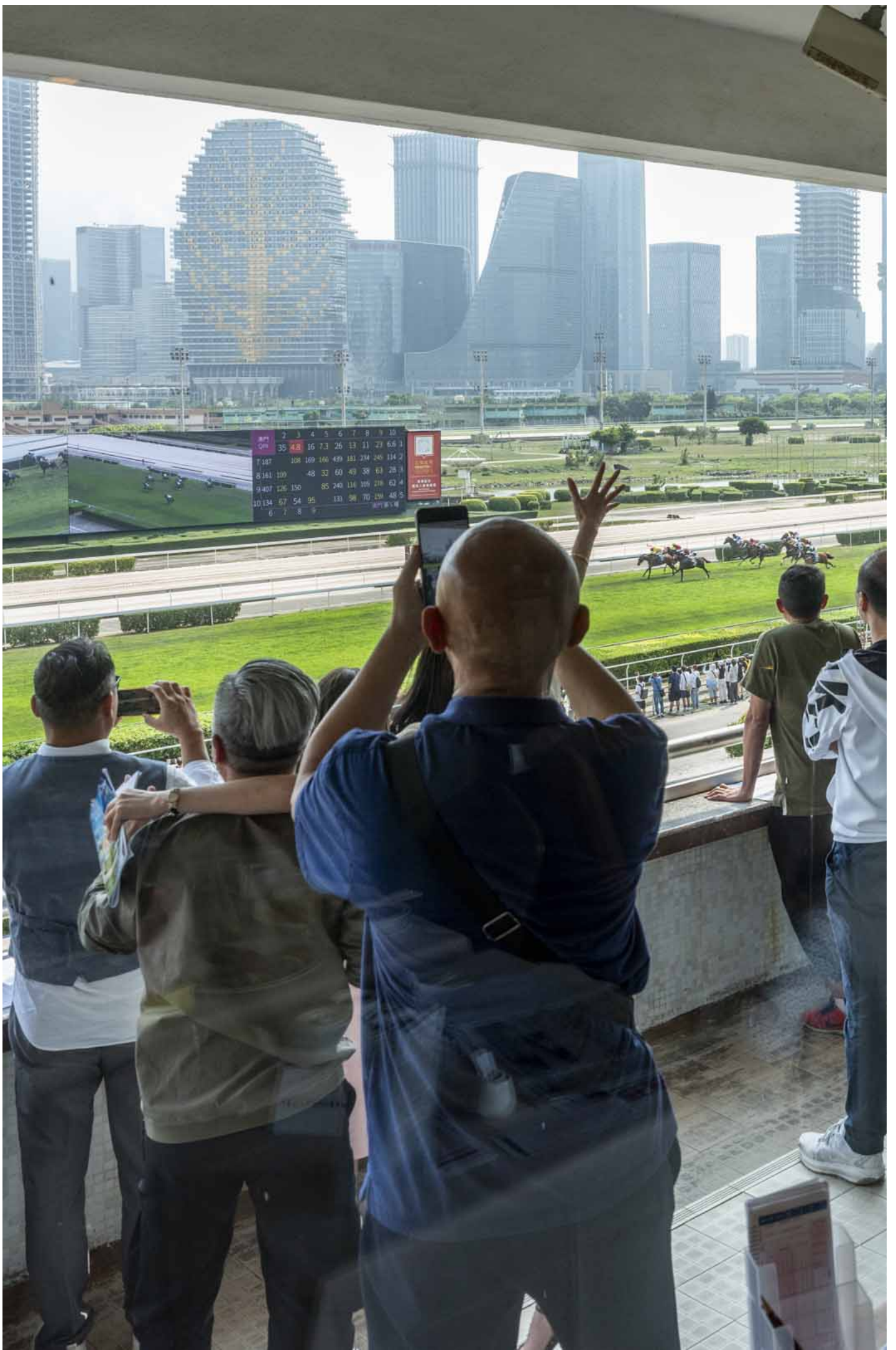


2024年3月30日，澳门赛马会最后一个的赛马日，观众席上有不少年轻人入场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2018年，马会曾与澳门政府续约专营合同至2042年8月31日，当中规定马会需在2023年年底前注资15亿澳门元，并重修马房和建造马匹主题公园、骑术学校和酒店等。但几年过去，大部分工程未能如期进行。财政局指如马会未能兑现承诺，澳门政府可中止或解除赛马专营批给合同。

与此同时，政府查出马会一直未缴交2015年所欠下的一笔两亿多元税款，其中包括博彩税和未被领取的派彩等，马会最后于2021年还清款项。在2018年续约时，马会副主席兼执行董事、人称何鸿燊四姨太的梁安琪曾表示马会年年亏蚀，但一众股东却是“一直蚀著笑，最重要是我们的员工做得开心。”

但最终，合约仍被提早解除。解约后马会无须再履行承诺建设工程，被问到是否“放生”马会，行政法务司司长张永春表示新发展项目暂时未到兴建阶段，既然解除合约，继续下去也没有意思。



2024年3月30日，澳门赛马会最后一个的赛马日，会员席上的观赛情况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现在，澳门马会只剩下约200匹现役马，分由12个练马师管理，十多个马房只有部分仍在运作。数年前，马会曾翻新马房，把外墙涂上粉色，至于闲置的绿色马房外则有不少水渍，部分外墙剥落。

澳门赛马会的倒下早已有迹可寻。自2000年初开始，澳门马会的马匹数量便从1200多匹跌至现时约200匹现役马，赛马场次亦由一星期至少三日减至一星期一日，每日只有约六场。同时，赛马入场人数也从2021年平均每个赛马日701人，跌至2023年的492人；2022年全年投注额只有1.4亿元。

2023年7月，有媒体报导因为马会未能兑现大部分续牌承诺，因此澳门政府将禁止马匹进口。随后澳门葡文电台亦引述消息指马会被禁止接受来自香港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等地的投注，一度引发外界忧虑。不久之后，澳门最大发行量的报纸《澳门日报》停办马经版。

谭伟霖当时从澳大利亚以40多万澳门元购入一匹马到澳门，但及后却被告知马匹不准入口。他只好把马放在澳大利亚，每月以2万元港元寄养在牧场，一养便是4个月。后来，谭伟霖实在等不下去，于是决定忍痛割爱，将马送给在澳大利亚的朋友，之后便没有再入口马到澳门。

练马师陈俊辉也险些卷入风波。去年他打算从澳大利亚入口马匹到澳门，不料在马匹准备进隔离营前收到马会通知政府拒绝进口。陈俊辉当下唯有退还马匹，搁置计划。



澳门练马师陈俊辉在马房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坏消息接二连三。面对资金压力，马会在2023年11月向会员及马主发公告表示将减少30%奖金，此举引来练马师及骑师不满，更去信予特首贺一诚要求关注事件，计划罢工罢跑。经过双方商讨后，马会决定暂停有关方案。

看著马会年年亏损、下调奖金，更被禁进口马匹，陈俊辉暗暗担心了起来。54岁的他自17岁起便在香港做见习骑师，十多年后因为机缘巧合来到澳门马会，慢慢从副练马师升至练马师，一做便是24年。

多年来，练马师和骑师一直依靠奖金维持收入。陈俊辉说练马师基本工资按马匹数量计算，每匹马每月380元。除此以外，靠的便只有奖金带来的收入。当马匹获奖，奖金便按70%马主、10%练马师、10%骑师和10%马房的比例分帐，一旦奖金下调，影响的不仅是马主，还有整个马房团队的生计。

“你知道我们收多少钱吗？我们连最低工资都没有，牠拿到奖金，我们才有得分。”陈俊辉说自己多年在澳门都没有置业，因为马会规定练马师每年续约一次，他怕突然一日失去工作，便难以为继。

陈俊辉的车内没有吊饰，只放了一座战马雕像。

他靠著五人车深深地吸了一口烟，说其实每个人都清楚马会环境不好，“大家都知道有难关。”他续说，因为马房员工严重依赖奖金，所以一众员工对奖金不能妥协。虽然最后马会暂停下调奖金，但他心里知道马会的命运“应该差不多了。”

澳门马房的马伕休息室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全盛时期，“马比香港还要多”

1991年，45岁的谭伟霖从新西兰购入第一匹马“太极”。第一次在澳门赛场落地，“太极”竟跑出第一名。

这场胜利对谭伟霖而言是意料之外。那时马会刚转为平地赛马，赛马活动兴盛，不少马迷捧场，于是他便陆续开始从不同地方购入竞赛马，从此著了迷。谭伟霖在最狂热的时候养了15匹马，每次赛事必定有马出赛。

他入行时，是赌王何鸿燊旗下港澳财团接手赛马会的年份，澳门马会步入全盛时期。当时马会曾推出电话投注和户口投注服务，在香港上环信德中心设立马会会所，更授权亚洲电视转播赛事，以吸引香港马迷。澳门马会又向著名马评人董骠和艺人陈百祥发出练马师牌照，令澳门赛马一度兴旺。

同年，澳门加入亚洲赛马联盟，此后澳门马会除了培训本地骑师之外，更邀请著名骑师戴图理、戴文高、练马师简炳墀和钱健明等多位世界级好手执缰。1992年，澳门赛马会举办首届“澳门国际见习骑师邀请赛”，之后几乎每年举行赛事。到了1999年，澳门更首次主持亚洲赛马会议。谭伟霖说，“那时候真的是一时荣景。”

2024年3月30日，澳门赛马会最后一个的赛马日，会员席上的观赛情况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赛马会前身是赛车马会，于1980年开幕。当时澳门标榜赛马车运动为亚洲首创，更由时任澳督伊芝迪与“赌圣”叶汉剪彩启用，不过并未受到大众欢迎。八年后，台湾联伟集团接手，改造赛马车场为平地赛马场，获政府批准赛马专营权。但好景不常，集团出现财困，最后由以何鸿燊为首的财团以10亿澳门元收购澳门马会过半股权，其表现转趋改善。

2003年，澳门马会曾创下单季总投注额超过90亿澳门元的高峰，彼时全年赛事超过1200场，更有近1300匹马作赛。回忆起2000年代初的盛况，谭伟霖说那时一日“最少跑10场，最高去到15场”。赛场上，不但每场都出满马额，马匹数量比香港还要多。2004年，澳门马会与香港马会首次在沙田马场合办“港澳杯”。

据资深评马人祖士回忆，以前香港暑假并非马季，澳门马会便一星期开跑三日，吸引大批马迷到澳门。那时一日跑十多场马，半小时一场，常常要跑到深夜才结束。

直至2002年，香港立法会修订《赌博条例》禁止跨境赌博，澳门马场旋即失去大量香港赌客。香港育马者联盟主席吴嵩接受访问时形容，这法例一下子便令澳门赛马的命脉消失。

2024年3月30日，澳门赛马会最后一个的赛马日，观众席上有不少年轻人入场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40多岁的黄先生自1993年起在广州赛马场做马伕，直到90年代末大陆政府明令禁止博彩后，他便转投澳门赛马会，碰上黄金时期，一做便是19年。在90年代，黄先生光是拉马一个月可以赚上万元，“你（拉到）头马就有7000多元，20年前就已经两三万一个月。”

但随著近年奖金不断缩水，加上马匹数量减少，能培养出冠军马的机率亦随之下降。黄先生说现在唯有靠赌马帮补家计，“现在少到不得了，赚6000多元都不够吃饭”。

这天黄先生从马房遛到观众席，只为体验最后一次做马迷的感觉。开跑之前，工作人员拉著马走出沙圈“亮相”——“亮相”是马迷最能观察马匹状态，从而决定投注的时候。黄先生坐在看台最后一行，连忙站起来想要看清螢幕。他说马的屁股要结实，跑起来才快，“看了这么多年，多少会知道怎样看。”

沙圈里外，不少人在聊天缅怀。骑师带著马匹到沙圈散步，这些马被戴上耳套，注视著前方，身上的毛发亮得像会发光一样。有马主急忙与自己的爱驹合照，亦有人只静静地看著自己的马匹不说一话。

谭伟霖自1991年起开始接触赛马，在尝过赢马的滋味后便对马著了迷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突破重围

开闸一刻，约十匹马同时起步向前奔跑，地上尘土飞扬。不到一分钟，全部马都已绕过马场一圈，准备 冲刺。看台上的观众个个站了起来，远处新安装的LED 大屏幕把每匹马迈步时肌肉线条拍得分明。

谭伟霖说，他看马基本看三件事：马种、长相、斗心。大部分人买马时都会知道马匹的血统和历史，长相也不难观察，但“斗心”却是最难看出来。他觉得，“有些马愈追牠就愈开心，这个就是斗心。”

澳门赛马落下的同时，澳门赌场正在兴起。2002年，澳门开放赌权，3张赌牌分由六大博企以“三正三副”的形式经营。自此，澳门博彩业高速发展，赌业亦随即带领澳门起飞。

2006年，澳门博彩收入首次超越拉斯维加斯，成为世界收入最高的赌城。2013年，澳门赌收达至高峰，博彩收入录得超过3600亿澳门元。相较之下，澳门赛马收入连连下降，更自2005年起逐年亏损，至今累计亏损25亿澳门元。据博彩监察协调局资料显示，2023年投注额录得1.9亿元，但全年赛马毛收入仅1400万元。

同时，马会土地亦渐渐被更能盈利的行业取替。谭伟霖回忆说，从前马会曾举办2000米和2200米的赛事，但因地段被改建成酒店和住宅，现在赛事只剩下草地和沙地各四个路程。“路被折断了。以前可以有六、七个路程跑，这对马是有影响，因为一些马只适合在某个路程跑。”

澳门赛马会的马房，一只马在沙池玩耍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翻查资料，早在1997年和1998年，政府先后批准马会三幅土地改兴建住宅、酒店和非工业楼宇之用，十多年后，其中两幅地分别发展成私人住宅和酒店。

陈俊辉认为缩减赛程变相限制赛马发展，他以香港飞鱼、游泳运动员何诗蓓作例，“何诗蓓游100米最强，200米弱一点，只得一个路程她游就死得啦，不能发挥。”

澳门并非第一个结束赛马的地方。2023年6月，新加坡赛马公会宣布将在2024年10月结束赛马活动，届时克兰芝马场的120公顷土地将交还予政府建设公共房屋等。《海峡时报》有社论指出新加坡赛马的受欢迎程度和营利持续下跌，将马场改为住宅和其他商业用途可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。

至于澳门马场的土地用途，澳门行政法务司司长张永春透露，土地将拨入特区储备作整体研究和利用，重申“不会进行任何关于幸运博彩的活动。”

71岁的余生每个月都会从香港坐船到澳门看赛马，买了澳门马30年，他早已将赌马当成了生活的一部分，“有马场开始我便买马了，我真的是标准马迷。”看著马会陈旧的设施，他连连叹气指住投注站说，电梯坏了多年也没有人修理，地上的阶砖爆裂也不修补，结束是意料中事。

“我觉得（主理人的）专注力不在马会，在赌场——赌场每秒都在赚钱。”博彩业发展飞快，成为政府收入支柱。2018年，博彩税收入占政府总收入近80%，一业独大，为此政府多次表达忧虑，指出产业单一不可持续。近年，政府目标是推行非博彩元素、发动**经济适度多元**。澳门博彩监察局前局长陈达夫曾接受访问，指政府2018年续期是为了维护博彩业的多元化。

2024年3月30日，澳门赛马会最后一个的赛马日，马场上的一个售票处已荒废多时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马会表示结束营运与赛马活动式微有关，张永春亦曾表达类似疑虑。他指虽然邻近地区赛马活动有声有色，但有其本身特殊环境及条件创造，澳门现有赛马活动难有大发展，因此政府决定解除合同。澳门大学博彩研究所所长冯家超对解约并不意外，他认为赛马在赌业中占比小，对澳门收益影响不大，加上澳门博彩业以综合渡假村和赌场合办的营运模式是亚洲超前，解约仅属商业决定。

曾在同属何鸿燊财团的澳门逸园**赛狗**会工作十年的 Frank 却不认为赛马式微是结束营运的原因，他认为马会管理混乱，直言“不是做不到，只是不想做”。他说，“澳门98年开赛波，当时我们是波狗马白鸽票什么都有，但是在这十多年，我见到却是愈缩愈窄……没有发展过。”

谭伟霖提到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和香港都有赛马，且大多办得有声有色。他质疑，澳门马会连年亏损是因为经营不济，而非赛马活动式微。

至于多元化发展，Frank 则认为政府应担起更积极的角色协调赌业发展，而非一味限制，以降低赌收在澳门的比例。在赌业浮沉多年，Frank 深明澳门在推动博彩产业多元化上的无力。“白鸽票还要现场买，今时今日个个都 Internet，为什么做不到？”他忿忿不平，觉得赌业受到多方面限制，“导致现在的局面只可以缩到幸运博彩。”

在澳大利亚，不少地方都设有角子机（Pokie）和小型投注站（TAB）供市民投注娱乐。Frank 认为这正是博彩多元化的正面例子：“同一时间可以玩赛狗赛马角子机，门槛低点，让多人认识这件事。”

随著人称“洗米华”的赌厅之王周焯华因涉跨境赌博业务，在中国大陆被通缉、及后被捕，加上疫情打击、部分卫星赌场退场以及内地经济萎缩的影响下，澳门赌博业已**难回到昔日水平**。

“日本要开赌了，新加坡也做得有模有样，你澳门有甚么能够突破重围呢？”

澳门马房内的一只马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离开赛场后，人和马都“不知道去哪里”

在最后赛马日的前一天，谭伟霖到马房探望他的爱马。自马会公布结束营业以来，他便不断为他的马奔波走动，先是和一众马主召开记者会要求马会赔偿，后又去爱护动物协会求助。他在短短半个月间会见了八间传媒，作为澳门马主，他说只想为自己和他的八匹马争一点公道。

近年，他买马大多抱著支持练马师的心态——有马主买马，练马师才有工作，才能续约。他说对成败看得很开，只想保留自己为数不多的爱好。

澳门马会结束之际，马照跑的香港马会宣布将开放接收达到一定竞赛标准的马匹。但在200匹现役马中，只有十余匹符合资格，其余马匹则去向不明。

除现役马之外，澳门赛马会还有约100匹退役马。就因解约而产生的纠纷和对于马匹的处理，一众马主曾两度写公开信予特首贺一诚。不过马会却以澳门《动物保护法》中规定马主为马匹的合法拥有人为由，强调马主有责任将马匹运离澳门。

虽然最后马会表示因为承受极大财政压力，未能对马主作额外补偿，只推出“运输马匹补助金”计划，以实报实销的方式报助上限20万港元的补助金，但对于何时何地要运离澳门，马会一直没有清晰的指引。

不论在澳门、香港乃至全球，赛马活动的动物权益一直备受关注。台湾动物平权促进会曾撰文指赛马是对马的残酷对待，2023年，一场英国利物浦障碍赛马中，亦有动物权益倡议者闯入赛道抗议。

香港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（NPV）主席麦志豪形容是次澳门的退役赛马是他见过最差、最可怜的情况之一，“到时候是要把马运走，还是人道毁灭？不知道啊，都没人讲。”

2024年3月30日，澳门赛马会最后一个的赛马日，马场内一个停摆的钟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3月30日，澳门赛马正式落下帷幕，马会指陆续收到马主通知放弃马匹拥有权并转让给马会处理，表示这些退役马匹“很大机会分批运往内地”。澳门市政署管理委员会委员吴秀虹则在回应传媒时透露，澳门政府已跟内地商议，马匹将会送交内地进行马术用途。

养马30多年，谭伟霖只好期望牠们在最后一跑中取得佳绩，以不辜负牠们的训练。在马会的最后这天，谭伟霖的马“欣悦永随”（happy happy happy）终赢得到头马，令谭伟霖在今季凑够十场头马。他安慰自己，自己的养马生涯走到这里，可谓是十全十美了。

在八匹马中，有一匹将被送到香港继续作赛，其余将送往马来西亚的赛马场。“我已经当牠们是家人……我很幸运，（可以）安排好牠们将来的路”，他说。

马会曲终人散，除了马不知道要往哪里去，一众在马会工作多年的员工也顿失方向。就马会员工转职一事，澳门劳工事务局局长黄志雄表示马会有股东愿意吸纳本地员工。不过陈俊辉和黄先生都属“外劳”，不在转介服务之内。

对于将来的出路，陈俊辉十分悲观：“（如果说）去新加坡马来西亚，人家有这么多位置吗？我们没有出路。”他在马房打滚摸爬了几十年，所有专业知识的积累都与马相关。他直直的看着记者说：“你问我去哪里，我都不知道可以去哪。”

黄先生19年前广州马场转到澳门做马伕，见证过两个地方马场的兴盛，也看著它们衰落。对于未来打算，他坦言自己没有计划。他说家乡隆江没有马跑，现在只想赢多两注，往后的日子，最多便“回乡下耕田啰！”

黄昏时份，马会关上大灯，澳门赛马正式落幕。一街之隔的便利店和食肆灯火通明，路上途人拿著手机张望，正等待巴士到来。记者问一位26岁的女士，知不知道今日是马会的最后一天，她轻轻用手捂著嘴，说自己不知道，“我平时都比较少关心这些。”

（尊重受访者意愿，Frank 为化名。）

2024年3月30日，澳门赛马会最后一个的赛马日，观众席上马迷观看赛事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[#马会](#) [#赛马](#) [#澳门赌业](#) [#澳门经济](#) [#澳门](#)

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，未经[端传媒编辑部](#)授权，请勿转载或复制，否则即为侵权。

端傳媒的下一程，需要你的守護。今天就成為訂閱會員，支持我們走下去，支持華文世界不可或缺的深度報導和多元聲音。點擊了解更多[會員計畫](#)